

诗的魅力

◆余文政



“歌咏言、诗言志”，诗可以颂、可以讽……乃老生常谈。我于此文中标新立异，谈谈诗的魅力。

小时候，父亲教我写字，父亲写的仿影中有“草铺横野六七里，笛弄晚风三四声……”书体、诗意、熏陶、感荡、启蒙着我稚幼的心灵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不失不忘。

中三时，司连辰老师语文课上念了“范文”，文中有我的一首顺口溜：“山连山水漫漫，树连树花艳艳……”也许是因为“诗”的“魅力”，老师弃文而谈“诗”了。至今想起来，不无汗颜。

中学几年中，读了十多本长篇小说：《三家巷》、《三里湾》……有幸从《子夜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中读到了诗歌，如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……”如获至宝，如古玩摊上见了汝瓷，渤海边上捡了美石，九分惬意。

接着，我读到了《诗刊》、《京剧丛刊》，牛进了菜园，人漫游诗海，饥而饭，蜂见蜜，尽情吮吸诗的乳液，以致骨软筋麻，如痴如醉。诗的魅力像苏轼水边醉卧醒来，见山拥水响，疑非尘世一样，以致感到人活着是如此之美妙了。

明代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诗书画家徐文长，把他在文化上的建树排了一下次序，我也想把自己的爱好排排次序，但不能和徐渭相提并论、等量齐观，若一定要以小比大，诗排首位。

有道是“文备诸体”（古典小说中诗词多多），文中有诗，画中有诗、书法有诗。诗的魅力像磁石似的把我紧紧地吸引了。

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在漯高上学。校方号召我们大力写作歌颂时代精神的诗歌，正中下怀。于是胡论瞎侃，援笔立就。依稀记得一首：“跃进歌声多又多，跃进歌声用马驮。前马刚到宝丰县，后马已过二郎河”。自鸣得意，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“合格产品”，不知羞笑为何物，但却是生活的增补剂、精神的调味品了。

后来，我读了四大名著。一经谋面就爱不释手。书的回目是诗句、褒贬人物是诗句，写景状物也是诗句。特别是《红楼梦》，第一回中就先声夺人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”令人感撼而悲怆。诗社中更是好诗如珠、佳作迭出，风格纷呈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在诗境中流连、在诗海中泛舟，魅力袭心，不同的诗作，让人回肠荡气，撕心裂肺；让人如沐春风，如嚼甘饴；让人怡然自得，让人潸然泪下；让人如离尘而归去、凌风而登仙……也如久逢甘霖、炎夏抱了“竹夫人”（而非贴了王道士的狗皮膏、吃了胡庸医的虎狼药）。满汉全席的精神盛宴让人成了饕餮之辈。

至于满架图书中，唐宋等诗词选本成了必读之书，成了

生活的密友。“滴荷花露写唐诗”，也成了效颦之举了。

一九六零年假期，我与王庭文先生（字魁甫）在几个单位写字作画。王老师在他画的《梅花迎春》图中题了一首自作诗，记得其中两句是：“鸟得枝栖声声唱，花逢雪飞朵朵新。”颇令我为之倾倒。题画诗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老师的崇敬之情。

至于在此后的文化沙漠中与诗友酬答、赠答，让诗的魅力化为血浆，让精神变为物质而乐此不疲。

诗的魅力何止于此。趣味多多，再略举几例吧。

唐安史之乱使王维陷敌而就伪职，令人诟病。但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美佳之作且五律尤为唐诗之最的他，仍颇为后人推崇，岂非因为诗的魅力？

现代医科大师屠呦呦，因为喜爱曹操《短歌行》中的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而得此名。曹曾误杀华佗，她的这位同行，并未让大师引以恨反而化“敌”为友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岂不是诗的魅力、建安文学之魅力所致吗？

国外有诗歌医院（欧洲有、日本也有），不多问诊也不施药，只送不少诗歌书籍，海涅、泰戈尔的，普希金、马雅可夫斯基的……让患者拿去经常诵读，让诗的魅力使人乐而忘病，精神疗法让人心旷神怡、心广体胖，据说还真有些疗效哩。

清代诗人、书画大家郑板桥孤卧江村时节，一天深夜，月色淡淡、风声萧萧，忽听窗外响动，隔窗向外一觑，只见一人越墙而过，手持短刀、蹑手蹑脚向房门逼近。这情况谁见了不毛骨悚然？而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学究，此时此刻该如何应对呢？只好坐以待偷、破财免灾了？非也。壮士见辱，拔剑而起！无剑可拔。那就操起砚台砸他龟儿。也不是。而是平心静气、处险不惊、一阵思索、诗上心来：“大风起兮月色昏，有劳君子到寒门。腹内诗书藏千卷，家中钱串无半根。出院莫惊黄尾犬，越墙别坏绿花盆。夜深不及披衣送，收拾雄心回自林。”

谁知那贼还就洗耳恭听，知羞知趣而出退了。

终是贼人人性不泯，诗魅魅力有加，何况还有板桥老先生的修养、智力等等因素，从而成就了一段诗界佳话与文林趣谈。

意犹未尽，聊以拙诗和之于郑公，以结拙文：

无论白昼与黄昏，恭候同仁临蓬门。

红花迎宾一朵朵，绿竹招友几根根。

座边不置烟灰碟，案头只放墨水盆。

锦绣山川三万里，移缩庭前看江村。

摸鱼儿·芭蕉怀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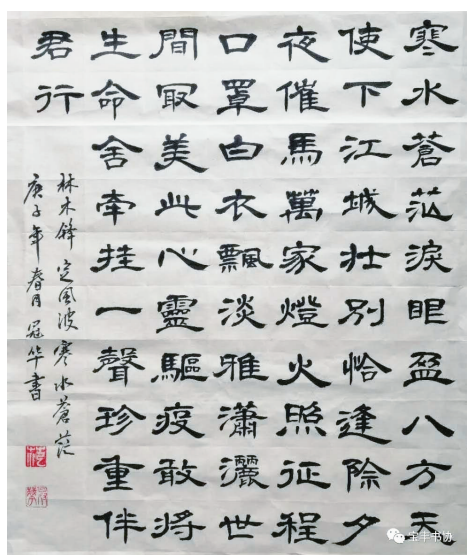
◆阿卫国

碧阴浓、晓风如缕，窗前初醒珠露。低檐横倚婆娑影，荫得清凉争渡。青叶护，悄探看，依依黄雀嚶嚶叙。最怜细雨。尽点滴呢喃，声声入耳，辗转梦难去。

嗟过往、曾惜飞红无数。尔今又算应误。三春过了平常事，更有骄阳相许。摇曳处。一壶酒、清风绿帐邀同住。浮生何苦。纵日薄西山，斜晖残照，依是彩云侣。



▲情趣 作者：郭建国，平顶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宝丰县美术家协会主席。



▲作者：范冠华，河南省书协会员，宝丰县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。

4月23日晚，一位老同学忽然造访，还带着正在读三年级的女儿。因好久不见，赶紧让座倒水，谁知她却道，今儿来不是为聊天，专门来问你讨一样东西。

我以为她看上了院子里的花儿了，就说：“看上哪盆儿了，只管搬走！”

不料她却卖起了关子，说“不急不急！先让妮儿给你表演个节目再说。”

我问“孩子学哩跳舞还是唱歌？”

“都不是！听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女孩儿有板有眼地来了一段儿“杨宗英策马往前赶，突然就来了一阵风，你要问那风有多大，……”

听起来感觉很熟悉，蓦然想起是《宝丰文艺》里《马三风》里边的唱段。

老同学笑道：“对，今儿来就是问你要这个的。”

原来是去年她去朋友家玩，朋友向她推荐了一本书，一看是《宝丰文艺》第2期，朋友告诉她，自己多年没咋学



习了，除了上班，就是辅导孩子做作业，自从看了这本书，突然有了学习的欲望，于是就开始背诗，谁知背着背着就有了兴趣，最近花了一周的时间，居然把《春江花月夜》给拿下来了，特有成就感。若在以前连想也不敢想，这都是

源于《宝丰文艺》的动力。

老同学感觉朋友说得挺“神奇”，就决定拿回去看看，谁知女儿竟喜欢上了里面的唱段，把所有唱段都背会了，而且天天在家“唱”书。死活不让还给人家。

最近她背着女儿去还书，发现4期又出版了，又借回去看，“结果”，她说，“里面关于医院里抗疫的细节，我在医院里天天天天见也写不出来。还有他（丈夫）看后说，这里面有教师们的作品，以后他也得向其他老师学习，努努力写点儿东西，争取也得发几篇，给孩子做个榜样。”

“现在《宝丰文艺》一拿回家，俺全家人争着看，我就问朋友从哪里弄来的，她说是从朋友处借的。我想这里面也有你的东西，你这里肯定也会有。所以来向你讨。看看有没有1期和3期，要有的话，最好送给我一套完整的，俺要留着反复看。”

“4.23”世界读书日，从此我爱上了读书。（何俊芳）